

清风正气歌

# 深藏的功勋

■徐鲁

在身边的亲人和同事眼中,张富清是一个很平凡的老人。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位老兵,打过许多仗,吃过不少苦。可是谁也不知道,他年轻时到底经历过什么。

张富清的房间里放着一个跟随他多年的棕色旧皮箱。上面的锁头早就坏了,一直用尼龙绳绑着。皮箱里藏着些什么呢?他的孙女然一直很好奇。有好几次,然躲躲闪闪看到爷爷望着皮箱发呆:好像是皮箱在无声地给爷爷讲故事,爷爷也静静地听着。

一天,儿子带回来一个消息:“爸,国家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,县里需要采集所有老兵的信息。什么时间入伍的,有没有立过功,立的什么功,都要讲清楚。”

“哦,都要讲清楚?那么多牺牲的人,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,讲得清楚吗?”望着窗外,张富清喃喃地说道。

“爷爷,这是党和国家对退伍军人的关怀哦!”然帮爷爷说:“对了,爷爷,这也是组织上的要求啊!要是您能想起来什么,我就拿个本子帮您做记录。”

沉吟了片刻,张富清说:“那……去把那个旧箱子拿出来吧。”

照着吩咐,儿子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箱子,在旧军装底下,还压着一个红布包。这么多年来,除了张富清,谁也不知道旧皮箱里藏着怎样的秘密。

张富清的儿子把红布包送到了县里。打开后,里面的东西顿时惊呆了在场的工作人员:“这……真的是您父亲的东西吗?”

一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“人民功臣”奖章;一封“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”荣获特等功的报功书;一份份立功证书,记录着张富清一次次立功的时间和地点……

看着这些埋藏了多年的“秘密”,张富清的儿子一时间也不敢相信。

采集信息的工作人员擦着湿润的眼睛说:“这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共和国老英雄啊!老人家就生活在我们身边,可是几十年来深藏功名,竟然没人知道……”

为什么要隐瞒呢?面对众人的提问,一个个血与火的战斗场景,又从张富清的记忆里闪过: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又出现在他的眼前……很多战友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。

“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,有很多都



共和国勋章获得者——张富清(油画) 顾国建作

不在了。比起他们来,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炫耀自己啊!”老人有些激动地说。

赫赫战功的背后是他的一身伤病。头部创伤留下的后遗症,导致一变天他就头痛,一年四季都得戴着帽子。

1955年,张富清从部队转业了。他将这些军功章锁进皮箱,再未与人说起。回到地方后,他本可以选择到大城市工作,或者回到自己的家乡陕西。然而,年轻的张富清主动要求来到当时

条件艰苦的鄂西来凤县山区工作。“战场上死都没有怕,我还能叫苦磨怕了?”他用扎根山乡的无悔选择和兢兢业业的工作,作出了回答。

20世纪60年代,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,妻子孙玉兰在区里的供销社上班。随着精简退职工作的开展,为推动改革,张富清率先动员妻子从供销社离职。几个孩子都还小,为了贴补家用,张富清的妻子当保姆、养猪崽、捡柴火、学缝纫、打零工……把能想到的活几乎

都干了个遍。张富清还坚决不给儿女开后门找工作,他说:“我是国家干部,如果我给自己家人行方便,那以后我怎么去领导群众呢?这不是以权谋私吗?”

斑驳的墙壁,褪色的家具,从30多年前搬到这里,老两口的家一直是老样子。两室一厅的家里,水泥地面磨得发亮,木质窗户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虽然简陋,但是家里整洁得像是军营,被褥、箱子、书籍都摆放得整整齐齐。细数家里的物件,那个斑驳的搪瓷缸是张富清最心爱的物品,上面的红字历经岁月洗礼依然鲜艳如初:“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——保卫祖国,保卫和平。”

张富清的节俭,曾让孩子们感觉“脸上不好看”。他的衣服因为常年穿、反复洗,领口变形走了样。有一次,儿子陪他去医院看病,护士给他打针,张富清一抬手,衣袖顺着接缝处就裂开了。“那瞬间作为子女我特别羞愧,可是他却若无其事。”张富清的儿子回忆道。

在张富清的书桌上,一本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格外引人注目。因为时常翻阅,书的封面已经有些卷翘。书里还布满了各种不同颜色、不同形状的标记,书页空白处的字迹,则是张富清手写的学习体会与收获。在这本书第110页的空白处,张富清这样写道:“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,加强党性修养、加强品格陶冶,老老实实做人,踏踏实实干事,清清白白为官,始终做到对党忠诚、个人干净、敢于担当。”这,不正是老兵张富清一生的写照吗?

如今,那只古铜色的旧皮箱,已经成为老英雄张富清的遗物。旧皮箱里装着这位老兵一生的回忆,也见证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精神境界。

栏头设计:贾国梁



扫描二维码,观看相关视频  
技术支持:李连杰

# 青春的报偿

■李金明

## 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北去的列车飞驰电掣,我身穿崭新的迷彩服,在心中高呼道:“军营,我来了——”

然而,下了火车,我们改乘一辆大卡车,又走了很久后,我们被“卸”在荒凉的山腰。4月,家乡的杨柳已经泛绿,可这北陲山区却纷纷扬扬下起大雪。接我们的一个大个子老兵跳下车,往山上一指说:“同志们,走呵,到家了!”

我抬头望去,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,好高的山呵,峰头几乎戳破云霄。没容我想,他跑过来抢着背我的背包:“还愣着干什么?走,山上就是家了!”

“家……”我有些茫然。风雪更大了,荆棘被风吹得哗哗作响。天黑下来,汗水浸湿了衣服,我们才爬上山顶。

晚饭后,开完班务会,我久久地向窗外望着。黑暗中,大片的雪在暴风的推动下“啪啪”地拍打着玻璃。远处的雷达天线,也淹没在大风雪中……

宋班长见我呆呆地坐着,走过来了,他就是那个性格爽朗、接我们的大个子老兵。他亲切地问:“想家啦?”

我回过气,支支吾吾地说:“没,没想家……你当了9年兵,大好青春就在这山上度过的?”他听出了我的心思,笑了笑:“青春这样度过不好?”我摇了摇头:“只是每天值班、站岗、干活,有点太……”那个了,如果换个环境,也许能学很多知识,干出点成绩。”我长叹了口气:“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献出去了,可是,又能得到什么报偿呢?”

“青春的报偿?”他愣了一下,笑了,“我们有报偿!”他说得是那样肯定。我正要接着问,连长在门外叫他。他说:“将来我会告诉你的。”

第二天是休息日,天也晴了,只是山腰下雾气缭绕。我忽然发现,宋班长和一个老兵爬到了营房后面的陡坡上,在艰难地从石缝里掏什么。我跑过去仰脸问道:“班长,你们掏什么呢?”他在上面回答:“掏土!”

我越发不解:“掏土干什么?”老兵回答:“造菜地。”我明白了,笑了起来:“咱们这么些人,几年能造一亩地?”老兵有些不满,皱着眉头说:“你晚上不睡咱那一块‘人造菜地’。昨天晚上吃的西红柿酱是哪儿来的?”过了一会,他从高处下来,小声对我说:“这山上的菜地,都是几任班长带着大家用双手造出来的。刚上山时,吃点青菜可困难呢。你要说山上不好,老班长该生气。”说着,他佩服地竖起大拇指:“宋班长为咱高山站岗费尽了心血!”

紧张的生活开始了。我们不但要执勤,还要施工、训练、站岗,有时候真累得有些吃不消。老班长很照顾我——抬土筐,我把绳子往他那边挪;站岗夜,他把我往前挪……半年很快过去,这年夏季,老班长休假探亲,听说他要回去解决个人问题。

过了不到20天,他忽然提前归队。大家奇怪地问他怎么回事?他笑着说:“老在家待着也没什么意思。”他额头上细细的皱纹里,似乎隐藏着一些心事。顿了一下,他忽然说:“咱们栽的那些苹果树,为什么总死,我找着原因了。山区的老乡说,这里天冷、风大,不能一开春就栽。星期天下午,咱们再去收拾一下,过不了几年就能结苹果了。”

一个老兵随口开玩笑说:“再过几年,咱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”宋班长沉思了一下,回道:“咱们不在了,连队还在,哨所还在!”星期天吃完午饭,我们就到山腰给果树培土了。干了一会儿,宋班长突然说:“你们看,多美啊!”

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:万里红霞下,起伏的山岭被镀上一层橘红……宋班长豪迈地说:“有人说我们当兵的感情简单,浪费青春。然而,我们自有我们的幸福。”我有点奇怪地看了看他。后来我才知道,宋班长的女朋友想让他赶快退伍,尽快赚些钱,可他不肯离开连队……为此,他们分手了。

转眼间,一年过去,苹果树经过悉心栽培,有的已绽开星星点点的小花。过了八一建军节,连里让我下山参加团里的骨干集训队。直到老兵退伍前几天,我才回到山上。

回到班里听战友们说,这次退伍的人中有宋班长。我放下背包,刚要去找他,他就遇到他回来了,鞋上满是泥、雪,手也冻得通红。我握住他的手问道:“班长,你要走了……”下面的话,我难以说下去。他也顿了一下,暗淡的眼神里忽然迸出坚定的光芒:“回去转移战场,咱还是个兵。”说话间,他一边收拾

东西,一边往窗外看。我有些纳闷,问他还有一什么事,他忧心忡忡地说:“东坡上的几棵果树草绳缠得不紧,弄不好要被刮开,果树会冻坏……”

我鼻子有些发酸:“班长,你放心吧,有我呢!”晚上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我听出宋班长也没睡着。大概是头班岗过后,大风雪就来了,窗子发出“砰砰”声。

那晚我站第三班岗。一出门,大风雪把我刮了个趔趄。我裹紧大衣,低头钻进风雪,踉跄着走向哨位。

后半夜3点多钟我才下岗。带着彻骨寒气和一身雪,我一溜小跑回到宿舍。进屋后,我搓着几近冻僵的手到炉边去烤火。正烤着,门开了,原来是宋班长。他浑身披了一层雪,连眉毛也被霜雪染白。他肯定是到最冷的风口九号哨去站岗了。我吃惊地问:“班长,你恢复员了,后半夜还站岗?”他“嘘”了一声,指了指熟睡的战友,小声说:“站好最后一班岗!”

我和宋班长围坐在火炉边。他用捅条捅了捅炉子,添了几块煤,然后把全班战士的棉鞋垫掏出来,在炉口边烘烤着。

火,很快燃上来,熊熊的炉火使黑暗的宿舍变成淡红色……宋班长盯着炉内火红的煤块,说了句:“你看多好呵,用自己的身体发出光和热,为人们取暖……”我低头凝眸向炉内望去,只见炉膛通红,在小山岭似的煤块上跳跃着红的、白的、蓝的火苗。那煤块也由乌黑逐渐变红,又由深红逐渐变成银白色,最终变成粉末……我不禁向宋班长脸上望去,炉火映红了她的脸膛,我心里不禁呼地一热:呵!老班长,你说的何止是煤呵!这不正是咱所战士的青春。我自豪而又惋惜地小声说道:“这就像我们最宝贵的青春!”

班长的目光里,忽然迸出光亮,他小声说:“你不是问过青春的报偿吗?”

我点了点头,鼻子又有些发酸。他小声地说:“你入伍时间不短了,迎过新兵,送过老兵,吃过苦,也尝过甜……你该懂了。记得我初入伍时,也是不愿在山上。一次施工中,我的老班长负了重伤。临下山前他说,咱们这里很重要,从我们哨位后面的两座山峰中间往远处看……”说着,他眨了眨眨眼,又说,“天晴的晚上,你用望远镜从两座山峰中间往远处看看……”

大年三十的晚上,在淡墨似的夜幕中,我带着望远镜来到哨位,从山峰中间的深壑向远处望去。呵,遥远的地方,我依稀看到点点灯光在闪烁。那是乡村或城镇的夜景,点缀着宁静的灯火。

热血在我周身沸腾。呵!青春的报偿!我们献出了宝贵的青春,祖国和人民得以度过安宁、幸福的夜晚。这不正是青春的报偿么!

几天后,上级突然来了通知,宋班长不复员了,被调去上级单位参加新装备调试。过了一段时间,又传来消息:宋班长成为了技师。大家高兴地奔走相告,衷心祝贺他。

我接过了班长的枪,带领新兵迎接新的一天。每当深夜我踏着崎岖的山路,迎着满天星斗去查哨,我总想往远处眺望。那里是夜幕覆盖的祖国河山和五谷飘香沃野;那里有灯火流淌的长街和进入梦乡的同袍……

##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### 一颗子弹的自述

■杨凯旋

在黑暗的弹药箱里  
我等待已久  
我为战而生  
在冰冷与孤独里精心打磨  
势必把自己打造成为  
最精锐的武器

尖锐的锥形弹头  
最透骨穿透无形的空气  
一触即发的底火  
随时等待瞬息万变的战场  
只需一个契机,我就能  
攻下一座城池,打赢一场战斗  
再铸一段荣光

而我的使命——  
一生只有一次机会  
为了把握这次机会  
我抑制下汹涌澎湃的心  
抹去昔日所有的荣耀  
在黑暗中精心潜伏  
规划一条隐秘的行军路线  
用我的一生  
蓄满能量,等候时机

当我被压进枪膛的那一刻  
我开始了一场破茧成蝶的蜕变  
冲入战场,一往无前  
胜利是我唯一的目标

## 心中的红木棉

■张飞龙

### 军营纪事

#### 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惊蛰过后,安业民烈士陵园里的木棉树绽出开春后的第一簇花朵。

晨风拂过,一片木棉花瓣散落在肩头,李玉民把常服最上方的风纪扣又紧了紧。

“业民老兵,我晋升为三级军士长啦!”班长李玉民前来给英雄报喜。由于外出执行任务,这个喜报姗姗来迟。向着烈士墓碑深鞠躬后,李玉民慢慢拧开水壶,水珠顺着花岗岩纹路缓缓流下,“安业民”3个字被水流洗得发亮。身后的训练场上杀声震天,像极了67年前那个血色青年的声声嘶吼。

那一年,木棉花开得正艳。在战斗的紧要关头,安业民奋力一扑,保护火炮的身影快如闪电。

“业民!业民!”卫生员一把托住重伤栽倒的战友,军装上浸满了鲜血。安业民牺牲的那一天,刚过完21岁生日。

19年前,同样青春年少的李玉民,胸前戴着大红花来到这片土地上,一遍遍地听老兵讲述英雄故事。

“原来,这就是素有‘英雄花’之称的红木棉!”第一次离开山东老家的李玉民好奇地仰望着。

“捍卫班旗就是捍卫荣誉。”直到今天,李玉民依然记得接过班旗的那一

天,指导员对他的期望。

“好美!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木棉树。”那一年跨区驻训,第一次走进滇东高原训练场,李玉民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了。遍布山野的木棉花像无数支火炬,从山脚一直燃烧到天际。

一天,连队组织崖壁攀登训练。尽管已经进行了多次模拟训练,但当真正置身现场,战士胡智源还是克服不了心中的恐惧。

“深呼吸,放松下来!”“注意别往下看。”尽管全班战友纷纷为胡智源出谋划策、加油鼓劲,但他始终迈不开第一步。直到连队组织的那次月考,胡智源在崖壁攀登的最后5米脱手,整个人悬在半空。

拖了全班的后腿,胡智源满心愧疚,泪水混着汗水滑落。

“老班长在日记里写道:革命战士可以流血流汗,就是不能认输,紧要关头要肯把自己给出去。”当天晚上,李玉民给胡智源讲起老班长安业民的故事。

“困难像弹簧,你弱它就强。”在李玉民的鼓励和帮助下,胡智源一遍遍练习,手掌磨出血泡也不肯停。

一周下来,胡智源克服了恐惧,成绩突飞猛进。

“班长,虽然很累,但是值得。”“这就对了,要相信自己。”

驻训结束,胡智源各项课目都达到了优良水平,而且还成为连队的教练员。



## 长征

第6423期